

山中書簡～新康山的萬年謎底 2/4

陳玉峯

大約用去二個小時我們翻上連理山頂，自此往 3,080 公尺高地途中，才是原先預定調查的冷杉林天然更新聚落。沿線我調查四個精密樣區，至少應得解開冷杉生態的些微盲點，感覺些許快慰。過了 3,080 公尺高地之後，路途中上上下下跳出來打照面的新康山，從山腹不斷的吐放雲霧，有點邪門又彷彿是挑釁，結果，下午四時雨點開始滴落。

五時以後正式下起雨來，我們在新仙山頂老地方紮營。擔心的事果然再度發生，雨勢漸漸增強，入夜後更見潑辣，風陣也斷續襲來。

我席地付度，無論如何明日必須攀登新康，解開幾個世紀以來，從未有植物學者研究的僵局，只是山神顯然·故意佈局，容不得我輕易登臨，我亦暗自祈禱，無論如何不容再度退怯。記得今天是星期六，上山的第四天，很正常的突然惦念著妳的名。

深山暗夜，同行夥伴的鼾聲格外無助的吐納，我卻難眠，瞪視深深度度的黑幕，讓千軍萬馬翻滾不已的雨珠，敲擊在耳鼓膜的中樞，思考與不思考，模糊得有些潮解。突然，閃電明滅，間歇性的揭開大山大脈夜的迷紗。當銀白的閃光電擊天際，瞬間敞開天幕，恰與冷杉林的剪影，形成黑白絕對的對比，且稍縱即逝的銀光，借助視覺暫留而拖出一小段長長的尾音，每一次觸擊，留給我靈魂快感的一陣痙攣。

我從未享受上帝的剪影畫如此這般，也唯有閃電雨林中的冷杉，印記得出純淨的美感。明滅之間，我並沒有得失的喜悅與殞落，只可惜文明的機器截留不了如此美妙的神光，我只能讓腦海中不斷的顯影，傳遞予妳分享。

當然，每當閃光劃空，水茫茫約兩霧中，刺蝟般的雨線分外顯目，提醒我唯美的代價。

——九月九日新仙山頂。

好似註定的，我們必須搏雨直上新康，今晨豪雨更加滂沱。

人面獅身獸最後的這道謎題正待破解。一路箭竹與芒草、爛泥與石塊，和著上上下下的崎嶇阻擾著我。渾身上下內外早已濕漉，冰寒在風雨中刀刀橫砍，我手腳並用的蠕行，一面忖度先登頂而後調查的勝算。

這趟路也是波浪狀的山徑，因為人跡罕至，路並不明顯。每當登臨向風稜線，呼嘯怒吼的水霧，怎個冷字能耐！？在下躋最低鞍前，必須攀援一段垂直岩壁，不知是否風雨的撲拍，我兩膝顫抖發軟，所幸是一批落石代替我，貫摔懸崖。

凹鞍後復經小山稜，真正上登新康山頭。

上仰的臉迎接滿天撲壓的白雨，真想不透原本如此透明的藍天，怎榨得出大洋借來的雨水？愈接近山頂，風雨叫囂得愈是淒厲。剛開始調查，撐起的傘瞬間破解，於是，楊與江幫我拉緊第二把傘緣。其實我要求不多，但盼記錄簿上可資落筆的方寸，然而，遮得了上方落水，卻擋不住沿指尖滑落的水柱，調查表上好似揮灑潑墨畫。半蹲半爬，完成一個小樣區。

登上新康山瘦稜頂，不過數塊巨石斜鋪。原來，此山的秘密是，不是「真正的高山」。總的說，整個山系完全欠缺玉山圓柏、玉山杜鵑及小孽所代表的高山帶植物特徵，推測應是萬餘年來，最後一次冰河撤退後，藉由冷杉林的拓張，將高山植物悉數撲殺，使得新康山空有「東台首嶽」的英名，卻無高山生態帶之實。此山頂不過是冷杉林火焚之後，次生而出的台灣刺柏譜據，怪不得新康的守護神一再阻絕我的登臨，許是深懼此一真相被揭露。

勉強拍照後，決定循原路徑下山。回程中，我們展開植群調查，且戰且走。江幫我撐傘、楊高喊植物種名、吳則採集標本，沿著山徑兩側，在風狂、雨驟、霧濃的追逐中，一個個樣區逐次轉化為數據。每當欲換新調查紙，調查簿上的銅筭總是硬結得扳不開，除了因為溫度太低之外，主要是十指浸泡冰水甚久，指甲皆已軟化，使力就曲折。江幫著撐傘的厚手，亦呈現泛白浮腫，二道血縫汨汨冒出紅水。

先前從新仙營地登上新康足足花了 101 分鐘，回程以調查故、午后二

時才抵新仙山，全身早若落水，哆嗦中換上最後一套乾衣物，老天卻仍生勢破了洞，雨花未曾小歇！這陣雨下得真夠狠，也夠俗，俗氣到有若影片中的尋寶故事，寶物到手藏寶處馬上山崩地裂，新康萬年謎底遭破解的怨氣，似乎也是這般地，藉由洪水渲洩。

吃過麵條、罐頭食品後整理標本，楊與我討論植群的故事，江與吳則純熟的凝視滿天猖狂的風雨。從他倆深鎖的眉頭，我知道風暴逐步逼近中。擔憂妳在山下的憂慮也漸轉濃。然而，以目前尷尬的時刻及體力，實不宜向回程再推進。我們決定等候雨停，明早提前上路。

晚飯燒得很痛苦。油爐教水給泡壞，整個山系沒什麼物品不是濕的，連心底也濕透。入夜後陣陣暴風助虐，雨勢更加亢奮，成排成片劈殺過來，難以想像新康山的情感如此脆弱與任性。拿出胸口前的小記事本寫信給妳，記事本竟也濕了大半，想起卡繆的名句，「大雨不停的下著，終於把大海給淋濕了」。「連續四十個小時大雨，且正持續中」閣上登山日誌前寫下。

——九月十日新仙山頂

——原載於《中外文學》，一九九五年五月

～本文摘自《生態台灣》～